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下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廢床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新綿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

其所學者屬於師友而不繫於父兄之家教矣

女子十年十歲也不出不出外門也姆女師也教婉謂言語柔順娩謂容貌柔順聽從以順為正執麻枲謂績紡治絲繭謂蠶事織紡織紝繒帛組紃組紃皆是絛薄濶者為組似繩者為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竹器豆木器菹菜茹醢肉醬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而助其饋奠

輔廣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方慤曰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内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奠之於神焉

吴澂曰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於籩豆也納其酒漿於尊罍實其菹醢於籩豆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

神位之前也

臣按此內則言教女之法

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欺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可斜向不傾聽不得傾頭側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童子在長者旁若負劍然辟偏也咡口旁詔之謂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

劉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

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用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戴溪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内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内而無傾邪之態矣

馬晞孟曰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其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自幼穉而已知夫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卲者蓋出於此也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

臣按此古人人家教童子之禮夫古人有胎教方

其姙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即跛也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謹其所示稟之於初者純全而無偽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

必正色所言必正理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養其心而又養其身古之人家其豫於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於學校服役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事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獨男子為然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者無不孝持巳者無不貞為人妻則順為人母則慈上至宮闈下至閭巷若貴若賤曰男曰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

法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人子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

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除隨所居所接而長

臣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即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童孺之時元氣未漓天真未散善性未斵情竇未開當此時而開導之則順而易過此時而

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其病根也臣故輯古人
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者知至要莫
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
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可以除去士
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矣
以上人家教
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内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於廟門禰廟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進之厥明謂宿賓之明日夕為期為加冠之期於廟門之外夙興早起設洗承棄水之器直於東榮屋翼也陳服於房中西墉墻也下東領北上主人玄端士入廟之服爵韠蔽膝也立於阼階東階下擯者玄端負負之北面東塾將冠者采衣童子之服紒結髮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於

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跪也）櫛（梳也）設纚（韜髮之具）賓降盥卒升賓筵前坐（跪也）正纚興降階一等執冠者（緇布冠）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冠之後）左手執前（冠之前）進容（行而為容儀）乃祝（祝始加之辭）坐（跪）如初乃冠（乃加冠於首）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

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賔揖之即筵坐跪賔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興賔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遐也

冠者服素積素韠容儀也出房南面賔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於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於戶東加柶（匕之屬）面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
脯醢冠者即筵坐（跪）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興
筵末坐啐醴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
天之休壽考不忘

賔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賔字之冠者對應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嘏也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叔季惟其所當

臣按此古儀禮士冠禮也宋儒朱熹嘗即此儀以為家禮臣已隱括以為儀節具見本書兹不詳載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

之道也

陳澔曰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

客位在户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加緇

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

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

户外南面醮亦户外也

臣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

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

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葉夢得曰所以為國本者何也蓋冠而成之則責其為子將至於為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為國之本莫大於是

臣按後世筮法不全而為賔之人難得惟擇而用

之可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臣按司馬氏謂此禮今難行但於拜時母起立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呂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

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臣按司馬氏謂今人少家廟但冠於外廳笄於中堂可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

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㡀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

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臣按此人家男子加冠之禮

曲禮曰女子許嫁筓而字

内則曰十有五年而筓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筓禮也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孔頴達曰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鬌紒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賀瑒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賔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而女賔以醴禮之也未許而笄則婦人禮之無女賔不備禮也

臣按此人家女子加笄之禮詳見朱氏家禮有女笄者按而行之以上人家冠笄之禮

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陳傅良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處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謂媒氏往來不相知名謂男女之名非受幣不交交接不親親近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

食以名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玄曰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有
禮乃相纒固
戴溪曰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
黨親戚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禮莫重於有別知之者
衆則其別厚矣
内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方慤曰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聘言由此而問彼奔言自此而趨彼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之生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昏姻日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

慎重正昏禮也

吴澂曰昏禮先有行言之媒女家許乃納采謂男家納禮聽女家采擇擇而可乃問女名將以女之名歸而卜其吉與否卜而吉乃報女家曰納吉納吉後納幣而女家受之自此乃請期親迎而成昏也

臣按古語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古人所以敬慎重正於昏禮如此敬則不敢慎則不忽重則必致其隆正則不流於僻所以然者蓋欲以之上奉宗

廟下繼後世然亦使其知夫婦之倫乃綱常之大道男不敢忽其婦女不敢狎其夫必相與偕老而不輕相背棄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彝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

以爲生而又有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茍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丘葵曰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富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臣按成周之世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謂之無過者禁止之辭也蓋慮世之人有以奢侈而踰度者故為之中制如此近世民情浮薄昏娶之際往往論財羔酒之外索取銀錢謂之財禮乃至民間聘定動踰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至昏姻失時者往往有之朝廷明有定制有司不能舉行宜時申明之使男女之昏嫁各得其時是亦蕃民生厚風俗之一端也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廟門兄弟不出闕門兩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囊也盛物以備舅姑之用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臣按女婦以順從為德故女子之嫁人父母醮之必欲其從舅姑之言至其諸母不復有戒言惟丁寧致祝欲其從父母之言而已夫古昔盛時女子在家父母既隨時因事而教戒之矣及其適人也

則又申戒之焉是以閨門雍穆而家道以成教之有素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

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朝廷宜定為中制以為禁令是亦可以厚風俗息爭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司馬光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令文（謂宋朝禁令）男子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

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
宜

臣按醫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男子二八
而天癸至精氣溢宋朝令文男子十三以上並聽
昏嫁臣竊以為十三亦為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
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而
男女之年齒亦必略相當男可長於女女不可過
長於男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往往三四十

歲而無妻甚有終身不識女色者遇有髮居聚徒爭奪告訐成風多致破家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之不雅者諸如此類皆宜行禁革非獨可止爭訟是乃厚人倫美風化而亦可以蕃生育之性絕淫泆之端（以上人家昏娶之禮）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呂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

豈强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制禮也嚴矣違此未有不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来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来出為夫所出曰来歸

孔穎達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来歸問父母之寧

否父母没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嫁謂之歸而寧謂之

来見絕而出則以来歸為辭来而不反也

穀梁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来歸 明從外至反 謂夫家所遣

臣按女子於父母家乃其生身之地根本所自出

固不可不歸寧但父母已没則不可爾然於其兄

弟嫂姪之間烏可恝然無情哉室邇則朝去夕歸

道遠則遣人問遺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朱熹曰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謀為歸衛之計也

朱善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

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與同坐而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

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古有是禮然父母終而無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上女子歸寧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上之中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喬元賦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下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埽廢牀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新綿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

於男子之手

馬晞孟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内外之有别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

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一直也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

陳澔曰此明小斂文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東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便結束大斂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

其兩頭為三方也横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去一不用横於直者之下也

臣按古人之死必為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四寸

臣按死者人所不免故王制六十歲制謂制棺也

人至六十死期將近故必豫為制棺恐一旦不測倉卒之際急難措置也古之孝子慎於送終之禮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必誠則於死者無所欺必信則於生者無所疑勿之有悔則於生者死者皆無憾矣必如是庶幾孟子所謂盡於人心者乎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

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與旋同）葬

縣（平聲）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封當作窆）

朱熹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

臣按喪葬之具固有禮亦有分分雖得為而禮不可為固不可為禮雖可為而分不得為亦不可為反而求之吾家禮可以為而分又得為而吾財力足以稱之而不為是儉其親也禮可以為而分亦得為而吾之財力不足以為之而必假借於人勉

彊以徇俗好甚至有所待而久不舉以暴露其親則是徇外以忘親也亦豈得為孝哉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

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此家所以自為俗而禮教不能達於天下也

檀弓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麤略也)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橋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臣按禮廢之後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鄉里中求其知禮者蓋鮮必欲古禮之行必須朝廷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鄉選子弟之謹敏者一人遣赴學校依禮演習散歸鄉社俾其自擇社學子弟以為禮生凡遇人家有喪祭事使掌其禮如此則聖朝禮教行於天下而異端自息矣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陳澔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當從左氏說為正

臣按古者置棺於坎而塗之謂之殯後世無所謂塗之者三日大斂之後入棺即以為殯也王制通謂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而左傳則又分大夫三月士踰月而不言庶人蓋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人

家貧富不同事辦即葬不拘日也王制通以三月言而左傳謂士踰月蓋士踰月即可葬不得已而至於三月亦不為過庶人事具即葬然有故焉亦許至三月然踰三月則不可也所謂不得已或有故者蓋以其間有貧窘或遠行未回及適有疾病者皆許延至三月但不可出三月之外近世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溺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

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内十年之中其家豈無昏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為甚乞明為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為品節禮不可為如散帛設席之類分不得為如幢幡綵亭之類者一切禁

絶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朞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黄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

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

臣按追薦之説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黄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温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為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為之以為當然之禮耳其間

固有為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所不卹況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無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為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為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為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鄰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為既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譏已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

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歸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即樂未有所謂科儀也而科儀之作蓋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不之覺也方且作爲言語文

字以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為彼竊弄是以
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已昔宋儒朱熹所
著家禮會粹諸家禮以為一書而於喪禮尤備我
太宗皇帝命儒臣載入性理大全書頒行天下臣
嘗以淺近之言節出其要以為儀注刻板已行在
臣家鄉多有用而行者遂以成俗蓋行古禮比用
浮屠省費數倍伏望聖明為禮教主復行古禮非
獨可以正民俗闢異端而亦可以省民財厚民生

也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溼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

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臣按古者舉事必決之卜筮雖以周公定洛亦必假之於龜夫建都邑天下之大事也以周公元聖據其形勢以定其規制無不可者尚必決以卜焉後世卜筮之法無傳俗所用者非古法不足為據其於時月塋兆幸世有選擇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以代卜筮也但其所謂希福祿富貴者不足信爾其趣吉避凶之說亦不可無宜行有司明為之

禁非有故不許其踰三月之限及為各房利病之說以誘惑愚俗犯者禁斷不許行衔以上死葬父母之禮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狭不應法制也

吴澂曰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内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

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蓋以五服之冠絰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法戒天下又製為孝慈錄一書援乎古以證乎今復以禮諭臣民禮法兼行萬世之下所當遵守者也然而官府雖守其法而街市之間閭閻之下鄉俗相傳多失其制度乞

敕有司畫爲圖式降下有司凡五服之制務必依

式製造不如式者罪之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

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

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

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

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

此四者於人之道為最大

臣按人道之大者在彝倫彛倫之大者在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别焉是以方其生也親者親之尊者尊之長者長之當别者别之一皆出於天性本於人心凡其所以恭敬愛慕而嚴憚之者是乃人道之當然自然而然者也及其不幸死亡而至於終天永訣雖欲親之尊之長之别之不可得已是以聖人制為服制以寓其親親尊尊長長别别

之義於冠絰衰裳之間服制精粗必合法制歲月久近必遵聖經非但以寄其悲哀之情痛疾之意而已也其親踈之殺尊卑之等長幼之序內外之辨一毫不敢有所違悖僭差於其間是豈無故而然哉蓋人道當如此也彼昧於禮者或加隆於私親或借吉於凶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慾而不知有理蓋不知人道者也人而不知人道尚可謂之人哉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隠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程頤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徵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以一槩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可也

臣按五者之倫有天合者有人合者皆有天然之分本然之則其理一定故聖人立為服制各稱情以立文以為不易之道獨於師不為定制焉孔門諸子朝夕從游凡天地間義理古今制度事為變

故無不講明辨問而於喪祭吉凶之禮尤加詳焉獨於喪師之服畧無一言及之意者恐有豫凶事之嫌歟逮孔子既沒之後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夫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若喪父無服所謂心喪者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

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間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焉夫恩深義重者固當為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孔門之徒三千速肖七十當乎夢奠之初固必人人奔赴也三年之後入別子

貢相嚮而哭者蓋必有數焉而子貢一人築室於塲又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教不明於世執親之喪者尚或不能以如禮況師乎甚至師存而關弓反射更名他師師没而不肯一弔臨者亦或有也况望其服心喪以報之乎雖然秉彝之心人皆有之不可盡誣天下以無人也然則弟子於師之喪固服心喪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禮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其

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張載解云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宋儒黃幹喪其師朱熹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於白巾絰如緦服而小帶用細苧黃王金三子者皆朱門之嫡傳其所製之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報其師之恩義者宜準

之以為法云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律世所通知者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以上服制之義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棺之索

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之索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呂大臨曰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

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

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主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客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寛主之費用則是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具以爲賵與賻凡喪

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臣按今世俗於親賓来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故呂氏所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者也又世俗之人送往之日親友醵錢為主人設宴於墓所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預飲餟此何禮也令此俗京師尤甚夫京邑首善之地其所為如此何以示天下四方乎乞敕有司痛加禁革自京邑始然後推行於天下

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陳澔曰五家為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舂人歌以助舂也二十五家為里巷歌歌於巷也

臣按古者鄰里有喪而居民相與同其戚也如此後世無此風矣臣故錄之以為世訓以上弔慰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上之下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臣按古者宗廟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然今世

大夫士無世官不得立廟宜如家禮立為祠堂

凡家造祭器為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宫室不斬於丘木

孔頴達曰有田禄得造祭器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具制同故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呂大臨曰孟子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禄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孝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則褻褻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為宫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亦不敬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嫡子之家庶子不敢

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於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朱熹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立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似亦得禮之變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於宗子也乞敕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曾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惟得

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産之時必須以一分為祭需原不曽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玄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

陳祥道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

周諝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者無祭田茍有禄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而薄於薦祭乞敕禮官申明禮制凡有禄食及財產充足之

家力足以備禮者有廢祖宗歲時薦祭者許族長責問其故有不服者俾以聞官貧而不能具者不在此限庶幾薄俗知所以追遠之禮亦有以使民俗之歸厚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陳澔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義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方慤曰忌日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臣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

為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朱熹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

臣按家禮俗節則獻以時食註云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

劉璋曰人死之後瘗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

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然自漢明帝時有上陵禮自時厥後遂以成俗柳宗元謂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唐人亦有詩墳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是寒食墓祭吾祖宗父母其生時固已行之於其祖宗

父母而為祖宗之後父母之嗣者乃舍其丘隴而歲不一展省棄其留骨而時不一奠薦乃諉之曰墓祭非古也可乎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祭忌日之後可謂順人之情得禮之意矣

朱熹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臣按人子之事親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吾

之祖考平日所用之器皿如此所被之衣服如此
及其死亡也而又别為器與服以事之豈不駭其
見聞哉古人生用几筵俎豆則死亦用几筵俎豆
以事之今人之生所用者卓椅杯盤死所用者亦
當以卓椅杯盤是即朱子所謂從宜者也正不必
泥於古一惟稱家之有無隨俗之所尚惟誠惟孝
起敬起慕雖不能一一如古人行禮之度數而古
人行禮之心則固常存也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月令春月其祀户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行行謂道路往来之處季夏之月其祀中霤室中土神也

臣按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立竈竈或立户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霤之祭即土神也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

士庶征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户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别子為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别於正適也為祖者别與後世為始祖繼别為宗謂别子之適長子繼别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别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巳為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頤曰宗子繼别為宗言别則非一人也如别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别子之子繼

禰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臣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為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髙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絶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為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不相合今以人家

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為始祖以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統族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曽祖繼祖繼禰小宗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

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来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陳埴曰宗法為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淆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世冑始令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勲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禄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為大族鉅姓自謂為士大夫者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為譜系孰為始遷於此者孰為始有封爵者推其正嫡一人以為大宗又就其中分别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為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為繼曾祖小宗某與某

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為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於一處綴列於譜牒者則粲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絶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為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黄潤玉鄞人曰古者諸侯之别子之子孫嫡派為大宗

庶子為小宗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

臣按黄潤玉謂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為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為立繼蓋古禮也親藩

且然況庶民乎然則令庶民無子者往往援律令
以爭承繼非歟謹按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與
天下約法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
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
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
其家産並許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為嗣
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
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

若養同宗之人為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并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辭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文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絶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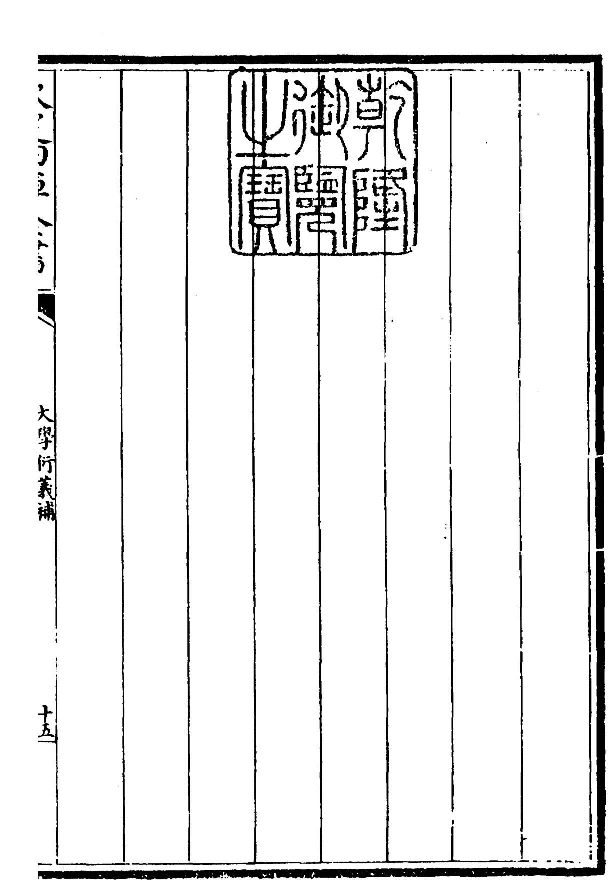
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絶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為律令以禁戒之也令如漢高祖入關之約法律乃令蕭何所次者也斷此獄者當以律文為正若夫其人既死之後有來告爭承繼者其意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其

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脅之使繼彼肯從哉春秋推見至隱而誅人之意請自今以後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為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比諸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所以然者以其於所養之

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凡有為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孫之子不許所以不許者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為伯或為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為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以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以上家鄉之禮中


乾隆御覽之寶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三 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喬元賦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下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記也

臣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世之

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

世序

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俗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又曰人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世自尊

臣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

後則人家自為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往往倣而為之然朝廷無一定之制人家興廢不常合散不一或有作者於前而無繼者於後請為之制除貧下之家外凡有仕宦及世稱為士大夫者不分同居異籍但係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屬最尊者一人為宗子明立譜諜付之掌管不許攀援名宗遺落貧賤違者俱治以罪以上宗譜

爾雅曰父為考母為妣（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今稱祖父祖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猶重也今稱曾祖父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今稱高祖父高祖母）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與祖同行輩者今稱祖伯父祖伯母）父之晜（與昆同）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與父同輩行者）

黃幹曰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為孟仲季也呼春

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舍春字而但言孟仲季也古人以為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

臣按世俗稱伯父與叔父為伯叔非是蓋伯叔同輩行之稱也令如爾雅加以父稱然爾雅謂伯父為世父蓋以為嫡者嗣世統也宗子居長者稱世若非嫡通以伯稱

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四者皆與已父同一父生也父之姊妹為姑女子與父同輩行者稱姑與祖同輩行者稱祖姑與曾祖同輩行者稱曾祖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今稱從兄從弟俗云堂兄堂弟蓋從父而別也從祖父父之從昆弟為從祖父之子相謂為從祖昆弟今稱再從兄再從弟蓋從祖而別也族父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今稱為三從兄弟從曾祖而別者族昆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謂從高祖而別者五世之外雖無服比諸同姓猶親之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今稱重孫曾孫之子為玄孫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為來孫

有往來之親 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後也 晜孫之子為仍孫仍亦重也

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雲

臣按以上人家宗族之親屬相稱呼者

母之考為外王父今稱外祖父 母之妣為外王母今稱外祖母 母之晜弟為舅其妻為舅母俗稱妗妗其伯叔凡弟為從舅 母之姊妹為從母今稱為姨母 從母之男子女子為從母晜弟姊妹

臣按以上母黨之相稱呼者然止有從母之子之稱呼而無舅子之稱呼何也又世俗謂母之姊妹

為姨殊不知姨者妻之姊妹同出也降尊以就卑非禮也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今稱外父外母)妻之姊妹同出為姨(今稱同)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今稱姨夫)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俗謂之甥)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女子子之子為外孫(今人通謂外甥非是)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世謂之妯娌)

臣按以上妻黨之相稱呼者又有所謂姑之子舅

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皆敵體故更相為甥在當時習俗已成則可後世所謂甥者止以稱姊妹之子而臨文者或以呼人之壻而謂姑舅之子為中表兄弟朱子語類云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爾雅雖古書然且當從俗不然駭人之見聞也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謂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俗謂之大伯夫之弟為叔俗加以小夫之姊為女

公俗謂之大姑　夫之女弟為女妹自唐以來稱為小姑故詩有先遣小姑嘗之句　子之妻為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俗謂之親家唐以來則然又以婚姻之婚姻為四門親家宋人戲作賓於四門賦亦有此語　兩壻相謂為亞前代謂之僚壻俗謂之連襟

臣按以上婚姻之相稱呼者

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黄幹曰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古

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為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為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臣按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概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為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為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為從母則當稱從子為是蓋嘗因是

而通論之考爾雅有釋親一篇專叙親族稱呼之別然古之稱呼與後世亦有不同者故録於此以為人家相稱呼之則臣於是竊有疑焉夫自黄帝正名百物以来有一物必有一名凡物皆然而况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竊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何獨詳於物而畧於人哉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或以呼妻之父甥之一名或以呼姑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女子之壻乃至昆弟之子惟

女子稱姪而無男子之稱其中類多假借混同者顧乃於草木蟲魚之品條分而類别之釋名者於一馬之賤因其毛色而有數十種之稱造字者於一玉之微隨其形色而有數百品之别人家親屬稱呼乃人倫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肅雝之化非細故也臣謹因時俗之稱而質以古人之制畧為之分别庶幾通古今之宜合禮俗之變其於風化亦或有補以上親屬稱呼

之禮

儀禮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乾雉也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

固辭賔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賔答再
拜主人揖入門右賔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賔再拜
送贄出主人請見賔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劉敞曰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
也必依於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
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
遠也不可踈也賔至門主人三辭見賔稱贄主人三

辭贄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末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毋邇於禍也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紹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贄也又辭之

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
委曲詳悉如此一贄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當
世之士夫相與者豈復有狎暱放蕩之失交通賄
賂之私哉

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
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俯手以揖之）而入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
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不敢當客禮）然後客復就

西階主人與客讓登（欲客先升）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涉）級（階之等級）聚足（後足與前足相合）連步（步相繼進）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戴溪曰盛哉先王之禮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遑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王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恐大夫答拜）而拜送士於尊者

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陳澔曰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以上接見送迎之禮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陳澔曰降等謂爵齒卑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賔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王子墨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人

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心何自而有哉

子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熹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祭義曰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李覯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

方慤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貴貴之

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鄉禮之會有官秩者一命猶與鄉里論齒再命惟與宗族論齒三命雖宗族亦不論齒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巳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席而居於其上也以上鄉人

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臣按呂氏鄉約四條其三條必須立約置籍然後可行惟禮俗相交一節鄉里閭常行之禮也今詳具於下一曰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二十歲以上及凡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十

歲以上凡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相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二十歲以下者二曰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名皆為燕見尊者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俱無妨乃通名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以手作揖遜狀之升堂禮見行四拜禮衆人旅見則同拜少者拜則答其半幼者拜則受之主人命之坐則揖謝而坐如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主人送不出門出大門乃上馬若時常燕見則不拜凡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以俟禮見則再

拜退則主人送出門請上馬俟行乃退凡尊長往
少者幼者家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容
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若是來報禮則再拜
致謝退則就階上馬主人目送而退曰凡遇尊長
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長則迴避之避不及則下馬於長者則立馬道側
拱揖俟過乃行若已徒行而尊者乘馬則立俟其

過長者則回避之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拱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遇少者徒行不及避則下之幼者不必下舉鞭謝之三曰請名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用書既来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者以書簡明日各遣人互相謝名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

士類則否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註異爵如今陞朝官若特請名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名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别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集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今世俗以東為上宜隨俗主人立西客立東主人取盃親洗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

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向主人對拜興客取酒面外跪祭少許於地興飲之以盃授贊者又與主人對拜若非大禮以揖代拜客亦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酢主人主人受之亦置卓子上向賔對拜興主人取酒面外跪祭少許於地興飲之又與賔對拜主人乃獻衆賔如前儀但揖不拜不祭若昏會姻家為上客雖少亦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期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

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至其家省之四曰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如冠子生子領薦昏姻之類則賀之有凶事如喪葬水火盜賊之類則弔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或其家力有不足則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便服往哭弔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

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之及葬則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人致奠（以上鄉里相交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本俗猶言舊俗也媺宮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族墳墓者祖先考妣相聚

以奠使之依慕而不忍舍此民德之本也由是而聯兄弟則受田同井手足相助其情意有所不能忘由是而聯師儒則黨庠遂序同其模範其道藝有所不可間由是而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相琢磨其信義有所不可去又同其衣服以一其習而使其德之歸一焉

張紞曰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没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

亦難為之制爾假令以一生二為法自二而下倍而
數之究於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禰之宗
將居其半唯大宗當祭於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
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
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
者處之特難蓋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義則不
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為恩揜公勝則恩為義屈節其
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

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宫之説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為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雖然萬民之

積起於一民萬家之所以同者由乎一家之積也是以古昔先王經理天下以安萬民必自本俗始正本俗必自民家始是故因民之族一民之俗居必同室也而規制不得以自異葬必同壤也而兆域不得以自别聯兄弟使之叙輩行以相稱謂聯師儒使之合席硯以相肄習所交遊者必同一其道而不得以友非類所衣被者必同一其製而不得以為異服如此則家不殊俗矣由一家而合之

一方由一方而合之四方莫不皆然則天下之平其基在此矣淳古之本俗豈不於是而復哉夫以先王之世於凡民之宮室墳墓兄弟師儒朋友衣服皆為之處置乃獨於其日用之飲食略焉張紞謂聖人非不欲之難為之制爾嗚呼信乎其難也何則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八口數口之家是也民年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子其次子

是為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畞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畞之田百畞之外又受田廬之地五畞二畞半在田二畞半在邑由是觀之三代以前蓋無累世同居共爨之制可知已然則漢唐以来往往於累世同居者旌其門復其役夫豈無其故而然歟蓋以世道日降民俗日偷乃有一家焉獨於道隱民散之餘而為合宗立族之舉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其潛銷竊移之化安得不為之

率德勵行使民知所勸而強於為善哉然此特人君之微權耳非生民久處之常道也蓋天下之土地有限人民之生息無窮考史自唐以來民之同居者久不過十世踰十世而不散者蓋無幾焉是雖勢之不得不然而亦理之窮而變也張紞論欲倣古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臣竊以為一姓之家一族之産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鄰安得地以

容之哉然則為之計也奈何曰其已然者朝廷當為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蠲其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者懲治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夫人家之所以自為計者盍思曰合族以居共爨而食豈非美事哉然吾之恒産有數而子姓之生息無已一日不再食則飢一歳不製衣則寒一人不得所則戚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易為矣至於六七世之後

食指日多費用日廣何所居以安其身何所出以給其用可不豫為之慮詳為之計哉且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詒厥孫謀者數世之後尚不能無變更况人家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日須有所食用勢至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宜一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居固欲媺宮室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别遷必合衆力為之營搆而不失舊媺之規葬固欲族墳墓若地有所

礙不得已而别厝必隨支派為之布列而不失族
葬之舊凡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同其
偏旁師友之聯肄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必同其臭
味以至衣服必為寛博之製不尚詭異之飾使人
望而知其為一家之羣從子姓也家必同一俗人
各習一業少者為之生計壯者為之身計衰者為
之老計老者為之死計無子者為之後計而又時
脩譜牒詳明世糸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

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户別籍私家既為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為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臣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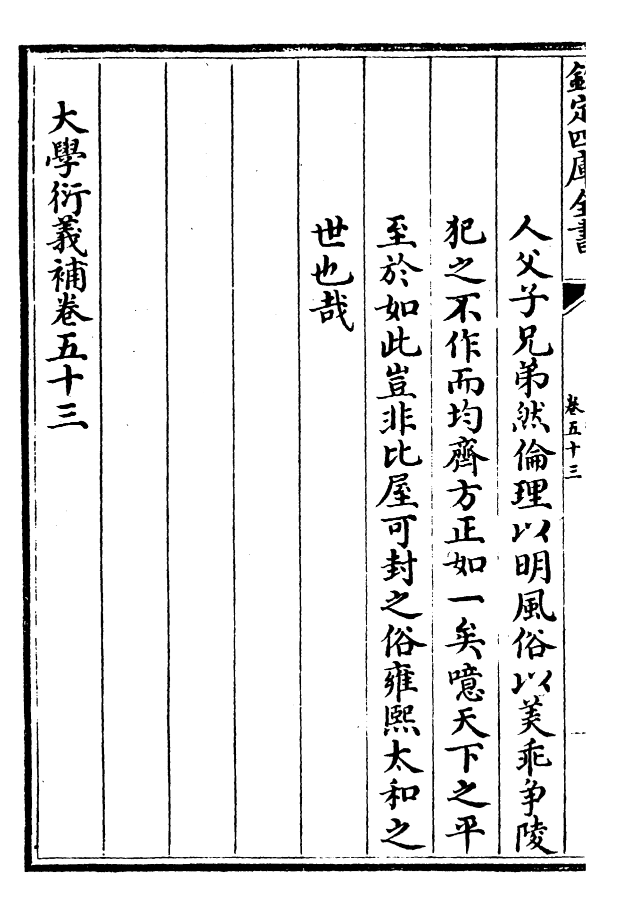
為家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敘如前而又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以上累世同居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臣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之所以平者雖由人君修身以齊其家舉而措之於國天下然天子有天子之家諸侯有諸侯之家卿大夫有

卿大夫之家士庶人有士庶人之家家必齊而后國可治國必治而后天下可平天子親其親長其長固足以示則於人人而致天下之平矣然天子一家耳諸侯之家以百計卿大夫之家以千計士之家以萬計庶人之家以億兆計人人皆有親皆有長而必欲一一親之長之無一家之不然方是天下之平苟億兆之中而有一人之或悖焉則亦非所以

為平矣嗚呼自非居人上者化之有道處之有方又曷以致其然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此化之之道爾苟有化之之道而無有所以處之之方天下之大教之容有所不及萬民之衆化之容有所不周此為治者所以不可無處之之方也化之之道孔子所謂道之以德也處

之之方孔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人君為治旣正身修德以示其化之之則又必本其彝倫之理因其性情之宜制為節文立為儀則必使無一人無一家不率吾之教不遵吾之禮而又有政以輔其所不及有刑以限其所必從是則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夫然則天下之大萬里之遠億兆之衆無一人而不親其親長其長合億兆之家皆如一家



人父子兄弟然倫理以明風俗以美乖爭陵犯之不作而均齊方正如一矣噫天下之平至於如此豈非比屋可封之俗雍熙太和之世也哉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三